

革命根據地 人民的榮譽

河南人民出版社

革命根據地人民的榮譽

河南省民政廳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鄭州

革命根據地人民的榮譽

河南省人民政府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

河南省營第一印刷廠印刷

開封市雙龍巷87號

書號 鄭、201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開本 787×1092 $\frac{1}{32}$

印 張 $1\frac{3}{8}$

字數 18,800字

印數 3,113冊

定價 1角5分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豫新出字第貳號

出版者的話

革命根據地的人民，在過去對敵鬥爭中，積極支持了祖國的人民解放運動，經過了無數的鬥爭和鍛鍊，終於在黨的正确領導下，和全國人民一道取得了革命鬥爭的偉大勝利。現在，革命根據地的人民，正和全國人民一道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信心百倍地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奮鬥。

回想過去革命根據地人民的艱苦鬥爭，回想先烈們對祖國解故事業的偉大貢獻，我們不能不想到現在的好時光，是和過去無數先烈英勇犧牲和革命根據地人民的努力分不開的。

本書是由一九五四年河南省召開的革命根據地人民代表會議上一些革命根據地人民代表的發言和訪問記彙集而成的。書中介紹了革命根據地的英雄人物和廣大人民的英勇鬥爭。書中也介紹了革命根據地解放後的新面貌，和革命根據地人民如何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

看了革命根據地人民過去的英勇鬥爭事蹟和今天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忘我勞動的精神，對我們將是很大的鼓舞。

目 錄

「我還想看拖拉機耕地哩！」……………	(一)
「別看我七十多歲了」……………	(五)
黨教育我為社會主義的實現而奮鬥……………	(一〇)
我要爭取更大光榮……………	(一五)
我要對得住「革命根據地人民代表」的光榮稱號……………	(一八)
一切為着我們的好日子……………	(二三)
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中爭取更大光榮……………	(二八)
我要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三一)
「不久，我還要用這隻手去開拖拉機哩！」……………	(三七)
——訪革命根據地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傅海金同志……………	(三七)

「我還想看拖拉機耕地哩！」

詹以錦講
克新記

我是新縣五區大屋鄉人，今年（一九五四年）已七十三歲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開闢蘇區和後來任職鄂、豫、皖邊區蘇維埃主席當中，在黨的領導和各位首長的幫助下，為黨和人民做了一點事情，黨和政府就非常關懷和照顧我。這次又讓我參加了河南省革命根據地人民代表會議，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激和高興。這是個人的光榮，也是革命根據地人民的光榮。

每當我想到現在的光榮的時候，就回想到開闢根據地的艱苦；尤其是想到為黨為人民的革命事業而犧牲的先烈時，心裏就更加難受。因為他（她）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有些還是我一生當中最好的導師和朋友。遠在一九二五年，為了反抗國民黨匪徒和地主階級的燒殺、姦淫和劫掠，在共產黨員吳方賢、詹以民等同志領導下，成立了三個紅學，提出保家口號，發動羣衆，對國民黨匪徒和地主階級展開鬥爭。當時政權在敵人手裏，環境十分

惡劣，不像咱們今天樣樣都有。不要說新式武器，就連土槍也沒有。我們是拿着紅纓槍和竹篙（用一丈多長的竹杆，把一頭削尖，再放桐油裏浸過作成的）來和裝備齊全的敵人鬥爭的。由於戰士英勇善戰，在一九二七年一舉打下了黃安縣城，繳獲槍支三十多支。從此我們算有了真正的武器了。這年秋天，敵人「反攻」，我們遭受一次失敗，隊伍大部失散，幹部暫時轉移到山裏避了一避。後來敵人退走了，我們又下山重新發動羣衆，組織農會，向土豪劣紳進行鬥爭。接着建立蘇維埃政權，建立人民武裝三大隊。不久，又擴充為一方面軍。在徐向前、吳光浩、徐海東等兄弟部隊的策應下，開始向敵人進攻。在孝感、花園、龍門等地接連打了幾次大勝仗，繳獲敵人武器很多，聲勢大振，為根據地打下了鞏固的基礎。到一九三零年建立鄂、豫、皖邊區蘇維埃政府。這時，貧農會、婦女會、少先隊、擁護紅軍委員會等羣衆組織，也跟着先後成立了。我們的根據地就是這樣在與敵人不斷鬥爭中，從無到有，由小到大，逐漸壯大起來的。當時遭受的一切艱難困苦，實在無法形容。首先是吃的問題不易解決，很少吃到乾糧，經常拿野菜和糠糶合在一起吃，已到嚴冬，戰士還大都穿着單衣，沒有鞋子，走路腳上綁着棉絮。生

了病無人醫治，戰士受了傷，只好用南瓜瓢子（性涼，使傷口不易潰爛）包紮傷口。在游擊戰爭環境下，安置傷病員最感困難，醫藥設備沒有，更不用說醫院了。一般都是在大山裏蓋幾個草棚子，根據病傷情況，予以隔離。一遇緊急情況，就揹着他們滿山跑，其苦大家可想而知。但是為了革命事業，大家毫無怨言，咬緊牙關堅持到底。

那時，敵人對革命根據地的暴行，真是駭人聽聞的。一九三四年十月，我們的主力在席寶三同志領導下轉入四川，留下些傷病員和一部分幹部堅持鬥爭。這時敵人對羣衆，特別是對烈、軍屬大肆殘殺，甚至連親戚、朋友也不能倖免。發現誰與共產黨聯系，卽全家、全壩（村）遭殺，造成「萬人坑」「寡婦沖」（沖是兩山之間的村落）等罪行。在新縣四區就有九十里路的無人區。但革命根據地的人民並沒有被敵人的殘殺鎮壓所嚇倒，反而更加英勇的和敵人進行鬥爭，他們冒着全家、全壩人的生命危險，給我們送糧送飯，報告敵人的活動情況，從各個方面積極地支援自己的政府和軍隊。有時敵人封鎖的太緊了，他們就裝着往地裏送灰糞，把吃的東西藏在灰糞裏送給我們。為了避免羣衆受到敵人的殘害，我們以約定暗號和羣衆聯系。如在牆上

弄個洞，用棍子往裏一探，就表示自己人來了。就是依靠着黨和人民羣衆的這種血肉關係，才能堅持到最後勝利。這勝利是多麼不容易啊！這是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無數革命先烈流血犧牲換來的。我們要不惜一切犧牲來保衛這一偉大勝利，並要鞏固和發展這一偉大勝利。

現在，我們的國家正在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在物力財力尚有困難的情況下，黨和人民政府却給革命根據地人民以極大的關懷。就以新縣來說，解放以來，在黨和政府的扶助下，積極的進行了恢復和建設工作，各方面都已取得了很大成績。在農業生產上，由於政府發放了大批糧、款，添置了耕畜和農具，修整了塘堰，解決了革命根據地人民在生產、生活上的很多困難；同時又領導農民組織起來，發展互助合作組織，開展愛國增產運動，戰勝了災荒，使產量已超過戰前水平。在優屬方面，政府幫助烈、軍屬蓋房，解決他們住房問題，無勞動力的，土地予以代耕；生活困難的政府不斷發救濟糧；又設立了衛生院和衛生所，免費給烈、軍屬看病。另外，還設立了不少學校，使大部兒童有了讀書的機會。看到這些成績，使我高興極了。我相信，革命根據地的所有羣衆也同樣會有這種心情。

的。黨和政府對革命根據地人民這樣關懷，我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所指示的「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的精神，努力生產，進一步搞好革命根據地的經濟恢復和發展工作，信心百倍地和全國人民一道向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邁進。我今年雖已七十三歲了，還想看看拖拉機耕地，還想過幾年幸福的社會主義生活哩。

「別看我七十多歲了……」

傳 先 和 講
蘇思義、杜承烈 記

我是新縣六區活鋪鄉人，今年（一九五四年）七十二歲了。過去，我給地主扛了四十年的長工，受盡了地主階級的欺壓。一九二六年，俺那個地方就有共產黨的活動，黨號召窮人組織起來，向地主進行鬥爭。提出了「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政權歸於蘇維埃」的口號。我當時就參加了地方蘇維埃和赤衛隊，領導羣衆抗租抗稅。後來，我轉到紅四軍，經常與國民黨匪幫和地主的武裝作戰。紅四軍往四川轉移的時候，因我的左背負傷，不能跟着走，就被留在家裏了。由於匪軍、地主的搜查、逮捕和殘殺，家裏住不下

去，我就跑到湖北當幫工的了。

我的兒子傅國音和一個侄子，三個侄孫，都在一九二九年參加了紅四軍。現在，除了俺侄還在工作以外，兒子和三個孫子都犧牲了。

國民黨攻佔蘇區後，姦淫燒殺，無所不幹，對我家更是兇殘。我二哥和三哥，都被匪軍逮去殺死，房屋傢具全被燒光，家裏人各逃各的，流離失所。有的餓死，有的病死，後來都沒音訊了。俺親弟兄八人，全家二十多人，熱熱火火的一大家子，結果只剩下我和三個侄子了。

現在，我一個老頭單住着，可是我並不傷心。沒有過去拚命的鬥爭和犧牲，哪能有今天的解放呢？沒有許多先烈流血流汗，哪能有今天的幸福日子呢？想想過去，比比現在，簡直是像從地獄來到天堂一樣。

解放以後，我擔任鄉優撫委員，毛主席號召什麼，我就帶頭幹什麼。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在這些運動裏，我都是日夜裏幹，算把這些傢伙打倒了。土地又回到我們手裏了。那時，我侄子光好說我：「你這麼大年紀了，何必日夜在外忙來忙去的搞工作呢。」我說：「在民國十幾年的時候，黨就提出『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現在政權是我們的了，我不幹叫誰幹呀！」

毛主席號召烈、軍屬也要積極勞動生產，爭取更大光榮。我分了六斗田（四畝地），除了我兒子（已犧牲）分的三斗佃給人家種外，我自己種三斗，政府和羣衆屢次要給我代耕，我都不叫，我田垌包得整整齊齊的，田地上得肥肥的，哪一年的莊稼都不比人家壞。另外，我又開了一畝多荒山地，硬是我自己一鋤一鋤挖出來的。在這塊荒地上，原來長有好些小松樹，我開荒的時候都一棵一棵地給它保存好，還把樹根用土包高些，這就不影響我種麥，也不損害小松樹。我還割青草、拾大糞，漚了二、三十挑糞，上在這塊新開地上。我只要一有空，就打草鞋，織蓑衣，自己勞動的，自己都吃不。政府好幾次發給我救濟款，我都沒有要，把這些錢省下來留給國家建設用。我常對別的烈、軍屬說：雖然政府對我們常照顧，可是我們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國家正在搞社會主義建設，我們給國家稍微節省一點，國家就會多一分建設力量。過去那樣艱苦的日子都熬過來了，現在有了土地和房屋，還能不好好勞動嗎？

挖塘、打堰、修公路，我都帶頭幹。一九五三年俺們互助組挖了一口新塘，鄉裏挖了兩口大塘，我都陪到底。我還編了六個篾箕子給互助組担土，



打了十多雙草鞋給組員們担土時穿，他們給我錢，我都沒收，反正是互相幫助。打好了塘，下年能得到豐收，不更好嗎？一九五三年底修公路，俺們組分了二里多長的一段，水田裏都結了冰。天天早晨動工，我都首先脫掉鞋襪下田挖泥。大家一見我下去，也紛紛跟着下去了。挖的挖，打的打，俺們五十多人只用六、七天功夫，就把路修好了。大家都說：「這老漢真能幹」。可也有人說：「你今年七十多了，不知哪一天腿一伸就算啦，何必還幹這麼狠呢？」我一聽見這話就不高興，當面對他說，「你這思想真不對頭，過去給地主做活，打着罵着也得幹；現在，給自己幹活，為啥不好好幹呢？過去我們流血鬥爭，就是為的過上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要不好好勞動，社會主義從哪來呢？一九五三年毛主席提出總路線，說我們國家正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啦。你別看我七十多歲了，我還想過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活呢！」

秋收麥罷，村裏辦起了冬學，我也積極宣傳上冬學的好處，我自己和往年一樣，也到冬學學文化。年輕人一看我拿着書本去上學，他們學習的勁頭就更大了。不光如此，我還帶頭担土扛柱子修理冬學和小學校的房子，一九五三年我還把賣草鞋的錢，買了六斤多油給冬學用。

我前後當選了三次模範。一九五三年四月當選為學模範，一九五三年九月又當選為列屬模範，同年，還當選了生產模範。這次，我又被選為革命根據地人民代表，來省參加大會。吳主席和各位首長都和我握手問這問那的，對我各方面的親切關懷和招待，使我心裏有說说不出的感激和高興，同時，也使我感到無限的光榮。這都是共產黨和毛主席給我的。這次回去後，我要更積極地勞動生產，堅決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的路，走上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

黨教育我為社會主義的實現而奮鬥

葉志鑑 講
趙渭 記

我是新縣老葉灣人，一九二七年參加了土地革命，一九二八年五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我從參加黨的那一天起，就開始懂得了一個人應該怎樣生活。當時，老葉灣一帶，還都是土豪劣紳的統治勢力，老百姓終天過着暗無天日的日子，簡直不能活下去，我就在黨的領導下，串連農民，組織暴動。參加第一次暴動的有五百多人，那時候可困難啦，沒有槍，就憑着長矛、竹

萬、菜刀和我們的勇敢對付敵人，那一次，就打下了敵人所盤據的三個山寨（萬福寨、打由尖、林殷寺），繳獲了三、四十支槍，沒收了地主許多財產，打了勝仗；得了槍，我們隊伍就更加強大了。一九三零年我們又組織第二次暴動，事先，我們和紅軍聯絡好，來個裏應外合，一下子把老葉灣敵人的全部武裝都打垮了。從此，老葉灣建立起鄉蘇維埃政權，我擔任了主席。但在這時，周圍五、六里地以外，還都是國民黨的統治勢力，一時形成了赤白對立。

這塊小小的紅色革命根據地，像一把鋼刀一樣插在敵人的身上。我們努力使這塊小紅點逐漸擴大。那時，我一方面領導着農民打土豪、分田地，一方面組織赤衛軍，主動的攻打反動山寨，奪取敵人武器，壯大自己的隊伍，擴大蘇維埃政權。在這個時期，蔣介石匪幫對老蘇區不斷的進行「圍剿」。有一次，敵人用一個團的兵力，分三路進攻老葉灣，當時我想：敵人的武力雖比我們大，但我們依靠大山，依靠地形熟，站在山頭或把守山口和他們幹，就可以避免或少受損失，取得勝利。決定這樣做後，我就率領了一連多人，帶着十五支長槍和許多長矛，來到一個敵人「圍剿」老葉灣必經的山

口。後來我命令一部分人爬上山頭，一部分人埋伏在山腰，另一些人把守山口。當敵人進入山口後，乘他個冷不防，步槍一齊開火，接着就用長矛和敵人展開了肉搏戰。打死打傷二、三十個敵人。敵人遭到這突然的打擊，慌亂的回頭就跑，我們乘勝追殺，把敵人追趕了老遠，敵人這一路的進攻被打垮了，其他兩路進攻的敵人也同樣遭到了慘敗。這一次我們共消滅了敵人兩三個連，繳獲了二百多支槍和很多子彈。就這，我們建立了光山獨立團，配合紅軍堅持革命根據地的鬥爭。那時我是獨立團政治部組織科科长。我們就是這樣到處打擊敵人，終於粉碎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圍剿」。

一九三三年，敵人用更大的兵力，重新向我們老蘇區進行「圍剿」時，光山獨立團隨紅軍往四川轉移，走到湖北麻城縣，我不幸被捕。國民黨反動派的劊子手們，把我吊起來用皮鞭抽打，又用槓子壓、火燙、針扎，五刑用盡，要逼我供出和我一起被捕的二、三十人中誰是共產黨員，還要我說出紅軍的情況，我當然不會說。當時我想：打死我算了，打不死我還當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是永遠不會在敵人面前低頭的。我咬緊牙關，忍受着痛苦，到底也沒有說出一個字。同志們看到我被打得血肉模糊的樣子，擔心我不會支持